

# 我与灵山的文学缘

| 陆永基 文 |

我这大半辈子主要是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在我的感觉里,无锡区域内,与文学相互亲近并卓有成果的,灵山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我与灵山相熟,最初就是文学的缘故——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事情了。当时,为了让无锡作家了解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无锡市委在1987年组织了一次文学采风活动,由市委萧国兴秘书长亲自带队。萧国兴先生年长我11岁,文学功底相当深厚。在采访活动的10多天中,朝夕相处,相谈甚洽,他便成了我亦师亦友的知己。在马山成立太湖旅游度假区之时,萧国兴先生便主动请命担任了度假区党工委书记兼马山区委书记。这样,交往时,常常会涉谈到马山的一些事情。

当时的马山,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区域,虽然依山傍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但这样的自然风光在江浙一带很常见,并没有什么优势。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度假区,必须要有独特的构想和设计。为此,马山常常会邀请各界人士对度假区的发展提供意见。无锡文学界也常常被邀请。

1993年初春的一天,萧国兴先

生下午4点来访寒舍,给我看了马山的一些历史文化资料。我和他除了简单吃了点晚饭,一直围绕马山度假区的事情畅谈。过了深夜,过了凌晨,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还兴犹未尽。这整整16个小时的交谈中,从世界旅游谈到了可否利用马山得天独厚的宗教文化资源,进而扩大视野,建立一个世界宗教博物馆,也谈到了任何设计制作不仅要独具一格,立标至高,尤其还要充分考虑中国普通民众的喜闻乐见和内心向往,如此才有扎实的根基。此后,我还参与了由无锡马健老市长和萧国兴先生领头撰写的以马山度假区愿景畅想为主旨的《东方神仙岛构想》的长文,在我担任主编的《太湖》文学杂志上首发了。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以萧国兴先生为首的马山诸多有识有为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度假区最后成功创建了中国“五方五佛”之东方大佛——灵山,其中德高望重的中国佛协主席赵朴初先生的全力支持居功至伟。

赵朴初先生也是文学大家,有感于灵山的祥瑞,也因了马山人对文学的重视和知音感,极其罕见地专门撰写了很多篇相关灵山的诗文,多次编辑成书,萧国兴先生亲自注释,并有诗文唱和,互为知音。我有幸亲见了其中的许多墨宝,深

感文学所起的作用。受到启发,我也撰写了一副对联:祥符禅寺赖玄奘先哲福荫历唐宋元明清千秋千册灯传不绝,灵山大佛藉朴初今贤盛德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佛普度众生。

灵山景区建成后,得到了广泛好评,也有一些非议。其中最要害的是文化界尤其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人工的新造景点,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听闻后虽然多次力辩,但总觉得不让他们亲身感受,很难说服。

2009年,无锡市作协在江苏省作协支持下组织举办了“中国网络文学研讨会”。作为具体的组织者,我安排的唯一参观活动就是灵山景区。我知道这些网络文学大咖不仅在社会舆论上很有影响力,还知道他们对灵山也大多持有不屑的看法。我相信在灵山的亲身体验,会让他们彻底扭转原来的看法。

事实果真如此。在灵山半天的参观,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震撼”。“震撼”非常重要,首先是情绪、情感的一个颠覆,随之便是反思、深思了。进而普遍意识到:当代人不能只是对过往的历史文化经典致敬和膜拜,更应当有所作为,创造出新的历史文化经典,这才是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意义所在。灵山的成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启示。此后,我陪同过多位作家来灵山参观,亲身体会后都清晰表达

了相同的认识和感叹。这些认识和感叹,自然也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了。

2012年,灵山的副总经理也是作家的赵一平先生来访,和我谈到为了庆祝灵山创建15周年,希望由作协和灵山联合举办一次有全国知名作家参与的“灵山笔会”。笔会后,我和灵山的董事长吴国平先生联合主编了这些作家书写灵山的文集《灵山雅集》。在这些文笔精妙视角各异的美文中,能够充分感知他们对灵山的由衷的欣赏和赞美。

今年9月,早已退休的我又接到市作协黑陶主席和灵山赵一平先生邀请,参加了为庆祝灵山创建25周年,由无锡市文联、作协和灵山联合举办的“大美灵山,茶叙今昔·2022灵山金秋笔会”。这是无锡主办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活动,全国许多知名作家欣然赴会,盛况非凡。笔会期间,大家无不对灵山令人惊叹的成功感佩不已。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和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对灵山热情洋溢的赞美和意味深蕴的感想更是让大家印象至深。

躬奉盛会,我别有一番感慨:就我个人的亲历,深切感知灵山与文学缘分之密切。

历史文化经典的形成有诸多的因素,而文学无疑是不能或缺的。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时光的延续,灵山与文学的缘分一定会愈加深厚。



## 与灵山结缘

| 陶生峰 文 |

三年来,我每天沿着上山的小路孑然独行,向山上走。无论一天中的哪段时光,都不会有阳光直劈而下,山中林木繁盛,恰到好处地遮掩了上山的路。游人大多偏爱乘车上山,这条小路显得十分僻静。每日午后的行走是我的必修功课,在景区工作,如果不去走走看看,真的是有点辜负如此好的工作环境。

与灵山结缘始于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来到灵山工作,当时妻子就高兴地对我说,你去灵山工作,每日受着灵山大佛的护佑,真是此生修来的福报。

沿着一路山水,逆着灵泉水的方向,沿山而上。会听到一股淡淡的流水声,还有无数种鸟儿的欢声笑语,那些流水声,不似能言善辩的大江大河,而是自然灵动,跟着群山的走势,或隐或现。鸟鸣像极了山里的流水声,节奏均匀,浑然与山中天籁融合。

灵山虽然在这平坦如席的江南平原被称之为山,但对于我这北地之人来说,称之为丘陵更加妥帖。这里不像峨眉眉山那样,很少遇见猴子,前一段时间不知从哪里跑来只胆大包天的猴子,在大佛脚下游荡了一圈,就倏忽不见了,景区同事们戏言“大圣这是来看佛祖了啊”。山里住着很多有灵气的小动物,随处可见的就有黄鼠狼、刺猬、蛇、老鼠。很多游客一般选择拾级而上,通往灵山大佛脚下的这段长长的阶梯,称为“登云道”。登云道一共216级台阶,分

别代表人生的108种烦恼和108种愿望,登上216级台阶,寓意消除烦恼,达成愿望。

山中古木甚多,除了几株百年腊梅,山脚下有颗千年的古银杏,历经战乱而不倒,和我在额济纳看到的站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腐的胡杨十分相像!这些古树,看惯了生死枯荣,看惯了聚散离合,也许它们才是灵山山中真正的修炼者,不以世间任何之事而移,风雨无常久了,真的可以禅定。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尽显禅机。

如果你是为了灵山脚下的祥符禅寺而来,那一定还得暂时收敛游玩的心性,那里有一座山的秘密,也有藏匿千年的历史。禅寺外围的松树,那些虔诚的姿态,每一片松针都在坐忘,可能你经过时掉落的那一枚,就是首先看透你心事的。落地之后,路过的人全身变轻,心中之事亦去了大半,好像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在灵山工作的我,也是一样。四季的更迭,人间的尘埃,在灵山你的心怀会无限放大,大得可以装下天地间的万物,来了就无悔,这里的世界纯粹无尘。

在灵山,工作和生活是无法严格区分的,在工作的间隙,山间的风拂过脸颊,干净,随和,淡淡而失,了无痕迹。风会把一切烦恼,不快全部带走。

工作在灵山,每日秉持一颗虔诚之心,人的影子也格外素净,浅而淡,几无重量,人心在此时却无畏异常。

## 春游与素饼

| 郭希儒 文 |

我出生于灵山大佛落成开光前的一个月。1999年5月份,父母就抱着我去灵山游玩,那时候还没开放抱佛脚,可惜我确实没有什么印象了。我能记起的,是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去灵山春游。

2009年春天,灵山梵宫建成不久,我有幸和同学们一道前往。当时我对佛教的了解仅限于一本介绍敦煌壁画的小书。换上鞋套,排队进入金碧辉煌的梵宫,顿觉震撼,同学们也不再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而是全部安静下来,带着惊讶或沉静的表情瞻仰。目之所及皆是精美工艺,我至今记得展厅内放映的情景剧,画面上那株菩提,缓缓生长。看完释迦牟尼的成佛之路,我流泪了。放弃优渥生活,体会众生之苦,并为众生承担苦,我被这样的决心和行动所触动。出景区之前是同学们的自由活动,我赶上最后一场九龙灌浴。或许是为了加深刚刚观看《觉悟之路》的印象,或许是感慨于有幸遇上盛典,我不得不停下脚步,走入人群中。音乐准确地敲击在莲花由闭到开的每一个时刻,也敲击在我的心上,在脑中久久回响。

对我来说,灵山令我记忆犹新的,还有灵山素饼。在外求学

已经七年,疫情后的每年中秋更是再也没有回家,每每在北方见到自来红月饼,我便越发思念灵山素饼。自来红和灵山素饼都是圆圆的小饼,自来红更大,两面微微鼓起,灵山素饼更小巧,两面扁平。自来红内馅的瓜子仁、红绿丝也会让我念起家乡的金刚肚脐,但稍硬的、厚实的棕色外皮又提醒我它不是自小熟悉的点心;软糯的酥皮、绵密的绿豆馅,又美味又精巧,灵山素饼是独一份,甚至其他品类的苏式月饼都不能与之相较,出了家乡再也寻觅不到。素饼一盒六只,我舍不得吃,父母更舍不得吃,总是假意不爱吃而全部留给我。江南的炎炎夏日或是湿冷寒冬,上学早起真是一件难事,我总为母亲准备的两只素饼和一碗杂粮粥而欣喜,如今想来真是幸福的时光。

想到灵山,便回忆起童年和家人、朋友。灵山大佛和灵山胜境的建成,对于马山是开文旅融合之先、肇经济飞速发展之始,对于锡城,是祥瑞的新地标,对于我这样远离家乡的灵山同龄人,是从童年而来的美好记忆,是连接到杨梅、枇杷和橘子的江南四季。相隔千里,与家乡的一点联系,竟从我与灵山的点滴记忆和念想蔓延开来。